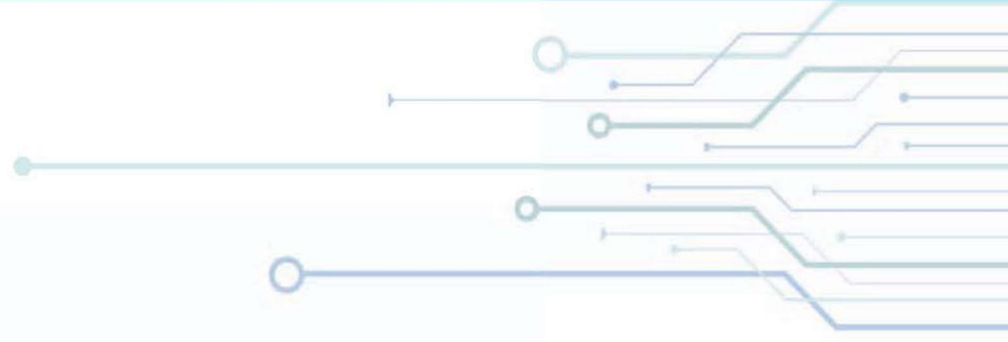




当代大学生 创业精神培育研究

DANGDAI DAXUESHENG CHUANGYE JINGSHEN PEIYU YANJIU

谢玉婧 张 涛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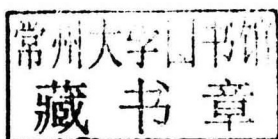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当代大学生 创业精神培育研究

DANGDAI DAXUESHENG
CHUANGYE JINGSHEN PEIYU YANJIU

谢玉婧 张 涛 ◎ 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大学生创业精神培育研究 / 谢玉婧, 张涛主编.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647-5129-6

I. ①当… II. ①谢… ②张… III. ①大学生—创业—研究 IV. ①G647.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4539号

当代大学生创业精神培育研究

谢玉婧 张 涛 主编

策划编辑 岳 慧

责任编辑 岳 慧

出版发行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159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九楼 编码: 610051

主 页 www.uestcp.com.cn

服务电话 028-83203399

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1.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5129-6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大学生创业教育，采取多种措施和政策促进大学生创业活动的开展，在提出的建设“众创空间”战略中将大学生创业作为一个重要部分进行了阐述，这为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众创空间”即创业服务平台，这一概念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5年1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提出，“确定支持发展‘众创空间’的政策措施，为创业创新搭建新平台。”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从8个方面进行了工作部署：“加快构建众创空间，降低创新创业门槛，鼓励科技人员和大学生创业，支持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加强财政资金引导，完善创业投融资机制，丰富创新创业活动，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众创空间”战略的实施必将带动创业服务平台的快速发展，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机会，大学生同样迎来一个良好的创业契机。这就要求高校创业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众创空间”视野下开展创业教育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众创空间”的建设之中，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

本书首先对众创空间的相关理论及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在“众创空间”视域下研究了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现状；然后分析研究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以及大学生创业素质，探究了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保障；最后着重分析了我国当代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育，在传统创业教育的基础上，建设适应“众创空间”的师资队伍和教育机制，充分整合资源，将创业教育融入校内外的“众创空间”建设之中，有效拓展创业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本书共六章约20万字，其中第三章至第六章约15万字，由本书天津农学院谢玉婧编写；第一章和第二章约5万字，由天津农学院张涛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力求该著作尽可能地反映最新动态、教学改革和实践成果，也力求该著作在先进性、科学性与针对性、实效性方面实现统一，但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之处，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7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众创空间基本概述	1
第一节 创客与创客运动	1
第二节 众创空间的概念与构建	6
第三节 国内众创空间的发展	17
第二章 大学生创业教育现状分析	23
第一节 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发展和现状	23
第二节 国内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发展和现状	39
第三节 我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52
第三章 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	62
第一节 创新与创业的内涵	62
第二节 创新能力与创业能力的认知	72
第三节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	78
第四章 大学生创业素质	88
第一节 大学生创业意识	88
第二节 大学生创业知识	97
第三节 大学生创业能力	99
第四节 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	107
第五章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保障	125
第一节 创业教育的师资	125
第二节 创业教育评价体系	139
第三节 创业教育的文化	143

第六章 当代大学生创业精神培育	147
第一节 大学生创业精神培育的内涵及其意义	147
第二节 当代大学生创业精神培育的历史发展	154
第三节 当代大学生创业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59
第四节 国外大学生创业精神培育的经验及启示	164
第五节 当代大学生创业精神培育的优化策略	169
参考文献	180

第一章 众创空间基本概述

第一节 创客与创客运动

一、创客的内涵

创客译于英文单词“Maker”，从国外传入中国，是指不以盈利为目标，致力于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创客的最大特点是喜欢或者享受创新，不在乎创意的商业价值或者他人的帮助，只是把创意的实现当作自身追求。创客的最早起源是麻省理工学院（MIT）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CBA）发起的 Fab Lab（个人制造实验室），这里诞生了最早的众创空间。众创空间就是为创客们提供创意思路交流，线上线下创新结合以及交友的社区平台。

二、创客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一）创客：“个人制造”与“创新民主化”

原《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在他的畅销书《创客：新工业革命》中指出，2005年《爱上制作》杂志的出版和创客博览会的举办，具有创客运动开篇意义。而2007年之后，3D打印机等桌面微型制造工具的出现和普及，在创客运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个人制造”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都逐渐成熟，创客应运而生。创客既传承了DIY（Do It Yourself，即自己动手做）的传统，又借助互联网共享加快了创新的进程。一方面，创客运动是DIY精神的延续，安德森强调“我们都是创客，生来如此”；另一方面，互联网使DIY有了更强大的分享平台，出现了“创新民主化”。克里斯·安德森在比较了身

处 20 世纪 30 年代作为发明家的祖父和身处 21 世纪作为创客的自己后，发现最大的不同是，网络时代给了我们在线分享的新工具，极大地加快了创新的速度，也提供了展示成果的平台。因此，开源和共享成为创客文化或创客运动中的重要原则。

“个人制造”和“创新民主化”（即人人都是创客）是创客运动的核心和精髓，发展人人可以参与的虚拟化的制造业，从而实现再工业化，将开启“新工业革命”。2011 年以来，全球掀起了创客文化热潮，这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美国白宫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首次举办了创客嘉年华（Maker Faire），奥巴马在活动上宣布了由白宫主导推动创客运动的整体措施，并确立每年 6 月 18 日为“美国国家创客日”（National Day of Making）。

在创客运动蓬勃发展的背后，是近百年来制造业的巨大变迁。从机器化大生产的“福特主义”到个性化定制的“后福特主义”再到如今个人制造的“创客运动”，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工业社会也转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以下，我们简单回顾这一历程，以便更深刻理解创客出现的背景。

（二）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垂直型组织与水平型组织

“黑色 T 型轿车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象征着“福特主义”鼎盛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亨利·福特“让每一个家庭拥有一辆黑色的 T 型轿车”的愿望则是“福特主义”的消费模式。换句话说，大规模程式化制造和大规模标准化产品消费是福特主义的特征。具体而言，福特主义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上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标准化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第二，劳资之间通过集体谈判所形成的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机制诱发了大规模消费，促进了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第三，资本家之间的垄断竞争格局使生产建立在对未来计划的基础之上。”其中，泰勒主义科学管理原理贯穿福特主义工业化生产始终，它将劳动标准化、设备标准化、作业单元标准化、产品标准化、服务标准化、质量控制标准化。与其相应的则是垂直型组织，它本质上是韦伯所描述的科层制组织“理想类型”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点是：“它有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等级制度；权力和职位相关联，并且是非人格化的；它是理性组织，通过规章制度来提高

效率。”因此，垂直型的组织根据泰勒科学管理原理将劳动分工细化优化，通过下达生产指令、规定生产目标，推进生产的标准化。与此同时，公司将生产高度内部化，也就是每天都要按照固定的程序、固定的供应链、固定的流水线，生产固定的产品，这一切都是为了构筑更高的壁垒从而形成垄断，使得大生产商能够控制产品的定价权。吴军博士将泰勒的管理理论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效率优先；二是同构的树状组织结构；三是人性化的管理；四是可预测性。他认为这样的管理方式是与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工业时代的机械思维相匹配的，管理者认定所有目标都可以拆解为更小的任务，并以标准化的方式进行生产。即便在这个过程中，泰勒希望通过利用“积极性加刺激性”的方式使劳资双方都向着生产目标前进，而不是通过剥削和怠工的方式降低成本；然而，实践过程中，工人却被固定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最终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被机器异化。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形象地嘲讽了这种生产生活方式。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化迫使“福特主义”进行调整。一方面，随着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全球推广，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不再具有价格优势；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发生改变。福特主义的垂直型组织，造成企业组织内部极度的等级制劳动分工，引发激励问题，使通过劳动过程的科学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日益困难；市场饱和以及消费模式向多样化转变，建立在标准化产品、长周期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模式不再具有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福特主义企业组织获取高额利润更加困难。

面对压力，福特主义企业组织有两个选择，其一是通过弹性工资，变相降低劳工的相对收入，以降低人工成本，保持企业利润；其二是改变劳动过程，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前者在英、美两国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实践中，形成了“新福特主义”，其主要表现是企业主要求国家和社会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弱化劳工组织的谈判能力，建立更富弹性的劳动市场。从而达到，一方面减少员工工资，降低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成本，另一方面减少政府税收，降低企业税务成本。进而保持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但这一方法治标不治本。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后福特主义”更加注重满足个性化需求，坚持市场细分，针对特定的目标市场，设计专业很强的产品，充分满足个性化

需求。

后福特主义的特征是“持续的产品 / 工艺创新；终身雇佣的具备高技能和高归属感的雇佣工人；对剩余的折中分配；企业组织通过多级分包网络来利用市场、产品和技术信息，并保持分包商之间的竞争；制造业、银行和国家分担技术创新的长期战略。”为了保持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后福特主义采用“精益生产”和“弹性专业化”的方法，使得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相比福特主义时期更加频繁。“精益生产”模式是以大企业为核也并控制多层次分包企业网络，而“弹性专业化”模式则是建立在中小企业之间动态分工网络。这打破了福特主义企业组织将生产内部化的模式，使得企业由垂直型组织模式转向水平型组织模式。这种水平型组织模式不但体现在企业内部，如企业内部轮岗制出现，研发、生产和销售这三个部门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还延伸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如将原先属于企业内部的部分职能外包出去，企业的生产过程需要通过与其他企业相互协调来完成。

总结而言，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相应的，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标准化生产则被弹性化生产逐步替代，与流水线相配的垂直型组织向水平化转变。

（三）后工业社会：知识中轴

在后福特主义接过福特主义生产的大棒的过程中，生产组织的形式由垂直型的科层制转向了水平型的分包制。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引领工业社会转型成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是“创客”这一新兴群体的直接诞生背景。以下简要介绍一下后工业社会理论。自从丹尼尔·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后，社会学界在有关工业社会的经典社会理论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理解当代社会的向度。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强调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组织新技术、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的一个中轴。”这意味着“理论知识”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分布情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状况。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之所以有别于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是它们的“意图”不同。具体而言：

前工业社会的“意图”是“同自然界的竞争”：它的资源来自采掘工业，它受到报酬递减律的制约，生产率低下；工业社会的“意图”是“同经过加

工的自然竞争”，它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利用能源来把自然环境改变成为技术环境；后工业社会的“意图”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那种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

换句话说，是“大脑与大脑之间的竞争”主导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在经济上，将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在技术上，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的中心，因此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而从社会学上看，它是新的技术权贵的兴起以及新的阶层原则的开始。这些预测在今天看来，有些已经成为现实，有些则出现了征兆。

“后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关键的资源是知识，社会主导阶级是“知识工作者”与“服务工作者”。并且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组织社会”，也就是说，“人们唯有通过组织，他们的才能才得以施展。”“后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是由于虽然知识工作者受雇于某一组织，但是他们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的受雇者，知识工作者由于掌握专业知识或理论知识，因此他们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而且，知识工作者还对组织提出更高要求，“薪水再也买不到员工忠诚了。未来的组织必须向知识员工证明，组织能够提供他们最好的发挥机会”。

吉登斯则在最近的研究证实了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他将欧盟15国的经济类型归结为“知识/服务经济”。他指出，在1995—2004年，欧盟国家要求在IT技术方面具备高水平资格条件的工作岗位——使用“苹果电脑”（Apple Mac）的工作——比率由20%上升到了24%。但是，从事更加程式化的“巨无霸电脑”（Big Mac）工作的人也在增多。但是这样的阶层分化，却没有导致行为上的分化。“在选择生活方式上的自由上，现在大多数人享有比先辈们更加充分的自由”，吉登斯称这种现象为“日常生活的民主化”。

总结而言，在后工业社会中，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主导了社会的发展，是“大脑与大脑之间的竞争”；资本依然是后工业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能源”，但资本家则不是主导角色；组织是才能得以施展的主要途径，而不是束缚才能的枷锁。

第二节 众创空间的概念与构建

一、众创空间的相关概念解析

（一）传统孵化器

对于众创空间而言，“孵化器”是个并不陌生的词汇，能够在企业创办之初提供资金、管理等诸多条件，以便当前相关科研成果、创业型企业进行培育、孵化，从而提高整个社会创业成功率。不同的国家，对孵化有不同的代称，较为常见的是企业孵化器（Business Incubator）或技术孵化器（Technology Incubator），有些则称之为孵化中心（Incubator Center）、创新中心（Innovation Center），此外这些则称作科技园区、研究园区等，而一般在我国称之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总体来看，人们对孵化器含义的认知有所不同，相关学者的概括也是各抒己见，大致有如下几类。

德国学者 H.Krist（1985）认为，创新中心因在提供企业成长的人工环境上优势众多，尤其是体现在“内生型地区的发展战略”上，故而能够集聚多数初创企业。这些企业中以技术型新企业集聚、成长最为典型。美国企业孵化器协会强调，孵化器为初创企业发展提供各项技术及共用资源网络（NBIA，1995），尤其是在企业创办之初（最为艰难时刻），为其提供各类需求，以促进企业的成长，繁荣地方经济。美国著名学者 Rustam Lakaka（1996）则认为，孵化器的作用主要是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更侧重于一种受控环境。人们往往试图在此环境下，通过训练、支持和培育一些有潜力的企业，各级政府通常在这些企业运行的初期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帮助，经过最初几年的运行，运到经济上的自立，进行独立经营。

在国内，相关学者对于孵化器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李志能（2000）认为，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指为促进企业创办、发展而提供众多管理支撑、资源平台和关系网络等经济手段和运行形式。这些协助都必须围绕在创办者及其企业展开运作，以防止公司在成长之初出现核心技术、外部资源的外流，保证得到各方面系统的协助。张景安（2000）认为在推动企业发展过程中，要在技

术、管理制度等方面有所突破、创新，从而达到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综合，形成推动企业长足发展的合力。

上文中，国内学者对于传统孵化器的概念认知也是大同小异，基本上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孵化器是企业创办之初提供所需的主要要素资源，诸如管理、技术等等，从而能够起到协调促进作用。这是一种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究其性质而言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通过提供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平台，网络、设备等共享设施，以及十分全面的推广系统，政策咨询、员工培训、融资等，从而降低企业初期的风险与投入成本，提高企业成功率，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真正地将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基础设施和金融资本完美结合，为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提供机制、平台保证。

（二）新型孵化器

随着互联网发展，创业载体发生了变化，新型的创新创业形式以孵化器的形式产生，即新型孵化器，国际上则称之为种子加速器（Seed accelerator）。

新型孵化器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主要包括创业咖啡、创新工场、创客空间等一系列为创新创业提供平台的实体空间，其中不乏有为创业者提供生产车间、工作室、实验室等诸多服务平台。这些平台在为创业者提供交流信息、对接资源的同时，还会按需为其提供创业增值服务，主要承载互联网、通信设备等相关领域的创业企业。

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新型孵化器得以盛行，创业企业往往具有数据、软件和智能密集的特点，通常采用迭代模式进行产品开发，试错周期较短。因此，提高了新型孵化器的运作效率和商业可行性，并且与创业空间邻近的企业协同效应增强。新型孵化器往往通过隐性知识的流动，汇集创业资源，主要包括：创业导师、资源和资金共享、人脉圈等。

（三）众创空间

从传统孵化器到创客空间、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器再到众创空间，无论是内涵和意义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孵化器侧重于企业解化的过程，创客空间侧重于个体的创造和DIY制作，新型孵化器则更加注重出新想法的产生。而关于众创空间的概念，学界尚未有明确的界定。刘志迎、陈青祥认为众创空

间顺应当前新时代（创新 2.0）的发展趋势：开放创新、大胆创新，在互联网大环境下，通过市场化发展、专业化的服务化及资本化路径得以建构，主要面向个体创客和企业创新创业服务，可以理解为“线上线下的自组织孵化器”。王佑镁、叶爱敏认为“众创空间”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国家科技部对北京、深圳等地的创客空间和孵化器基地等创业服务机构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并提炼出来的。张娜认为“众创空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众创空间往往离不开创新 2.0 的时代背景，把握互联网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的创业需求及特征，通过完善各类服务、市场运行机制和资本化操作，实现便捷、低成本、开放式的全面服务平台；狭义上的众创空间包括创客空间和技术众包平台（在互联网上发布技术难题需求，创客参与创新的网络平台）。

综上所述，广义上来讲，众创空间是依托庞大的社会资源，为初创团队或企业提供集共享信息、资源对接、孵化服务为一体的开放创业空间，空间内不仅会为创业者提供成本较低、较为便捷和系统性的服务平台，而且还会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促进创业者的交流与思想的碰撞。在运行过程中，众创空间更倾向于孵化器的概念，其更加注重对创业的孵化功能，可以理解为“线上线下的自组织孵化器”，所以可以理解为众创空间 = 传统孵化器 + 新型孵化器。狭义上来讲，众创空间由创业苗圃发展而来，侧重于创业的初始阶段，在团队未成立或成立之初创期，以创业咖啡、创客空间等新型孵化器为载体，为其提供服务平台和资源对接平台。

二、众创空间产生的理论基础

多数学者对于创业活动的研巧，更多的是关注创业环境对于创业活动产生的影响。于是，本节从创业活动的宏观、中观和微观进行相关研究和理论，梳理众创空间在创业活动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创业环境、众创模式以及相关理论——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角度探讨创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探讨承载创业企业的众创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促进企业创新创业，进而了解众创空间产生和发展的意义。

（一）众创模式的相关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与生产技术更深层次的融合，数字化正在逐步向着制造业蔓延。并且，实体世界与数字世界结合的趋势不仅使得生产方式发生变化，

同时也改变了制造业的结构，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传统制造业与创新活动的边界也逐渐重塑，而在此过程中，正在蓬勃发展的“创客运动”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Chesbrough 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的概念，认为传统的封闭式创新不再适用于新的经营环境，而在开放式的环境下，企业之间隐性的知识交流更加频繁，并且将内外部创新源进行有机整合和利用。Bessant 认为，人人皆可以创新，创新并不是研发者的专利。对于全员创新的深入探究，仅仅迈出了创新民主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当时学者们并未将研究定位到社会大众。直到 Anderson 提出，随着创新进一步发展，创新主体逐渐从研发人员扩展到普通大众，大众逐渐发挥“长尾效应”。

互联网的不断升级为大众创新提供了发展契机，创新实践模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赵夫增、丁雪伟在对互联网的研究过程中，提出“大众协作创新”的概念，指出企业发起大众协作创新的三类主体是：企业的用户、员工和社会大众，由于这三类主体具有非组织化的大众特征，于是他们在基于互联网平台协作创新过程中的边界正在逐渐变得模糊。宋刚认为，当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与发展加快了知识社会的形成步伐，知识化会具有流体特征，这一特征推动了创新民主化的进程，封闭实验室的创新活动逐渐被开放式的大众创新所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实验室与创新活动的边界正在逐渐消融。

（二）创业活动产生的相关研究

创业环境是承载创业团队的软环境，创业氛围可以激发创业活动。Ven 认为创业企业的产生是企业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对于创业环境的认知，相当一部分学者比较认同下列看法。

创业环境要素分为必要性和支持性两大类，资本、技术、人才、自然等创业所必需的环境要素即为必要性环境要素，制度、文化、社会资本等为保障创业顺利开展提供支持的环境要素即为支持性环境要素。Gnyawali 和 Fogel 认为创业环境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既包括创业的大背景即社会经济条件，也包括政府相关政策的保障与约束，以及创业主体自身的管理技能，同时含有创业所需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支持。Scott 认

为创业的环境方面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丁敏研究发现影响创业的环境要素涵盖实施创业的基础要素诸如风投、劳动力、创业导师、消费者等和保障创业持续性的要素诸如政府政策、周边资源要素等环境。

有些学者认为,创业环境中的主导部分是制度环境,创业环境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环境。刺激环境是创业功能实现的必要条件,制度创新不仅利于创业环境的优化,也可从有效配置社会资源,降低初创企业的创业成本,消除一切不利于创业的体制环境。制度环境由规范的制度(Normative Institution)、认知的制度(Cognitive Institution)和规制的制度(Regulatory Institution)三个维度组成。Rowen(2002)等在总结硅谷作为创业和创新精神的栖息地时提出了8个条件。而《创业与地方经济发展》报告认为阻碍创业主要有12个因素,例如:缺乏社会和商业网络、金融约束、缺乏知识和技能、不合理的政府规制等。

Desai等(2003)对欧洲新兴经济国家的研究发现公平和对财产权利的保护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创业活动开展。Saxenian(1996)认为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差异对硅谷和128公路两地创业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李钟文(2002)等通过对硅谷系统性地研究,认为创业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其除了拥有有潜力的产品和合适的团队,稳定的资本投入及适宜创业的基础也是不可缺少的。

在制度环境研究过程中,创业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之一。创业政策实质上就是刺激创业。创业政策的主要作用是降低初创企业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Kayne(1999)认为创业政策在初创企业的出现及增长阶段较为集中,创业政策包括创业共识、创业教育、资金对接、税收和规制环境、知识资本。从支持创业者和提高创业环境政策出发,创业机会协会(AEO,2003)给出了六项促进地方创业政策的内容,包括建立创业社团、开展创业教育、创造竞争优势、提供金融支持、进行网络和基础设计建设。创业政策在国内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总体上看,我国的区域创业政策是存在的,但是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

创业活动的产生依赖于创业环境与创业政策,在其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创业活动,于是众创空间得产生。良好的创业环境与创业政策非常关键。学者们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创业环境的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创业生态理论。在本文主要从创业生态理论的视角,

分析微观层面下，众创空间的创业环境，及推动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因素。

（三）创业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

1.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新视角。不同的生命周期内，系统表现出各异的发展特征，具有动态演化的特点。这种持续发展、不断演化的观点对创业生态战略的实施及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创业生态系统也会逐渐向更高的阶段迈进。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个企业都有自身的生命周期，一般包括幼稚、成长、成熟以及衰退四个时期。

众创空间作为产业发展的载体形式，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其对企业形成和发展作用重大。当企业处于初创阶段即幼稚期时，其生存能力较弱，抵抗外界的能力较差，总体上仍处于学习成长的阶段，同时风险性高，市场份额小，管理水平低，增长波动较大。在创业阶段，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具有高回报、高风险的特点，其更需要众创空间等孵化载体能够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初创企业发育、成长提供所必要的“营养”条件，从而能够帮助其茁壮成长。

2. 创业生态系统理论

创业生态系统从本质来讲属于生态学分支，随着学科交叉研究范围越来越广，对于同一研究内容的研究视角也会有所创新。在研究创业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创业生态系统主要侧重于分析创业活动的产生，以及各层面要素之间产生的影响。

Isenberg 首次提出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他从政府的视角概括了创业生态系统主要是由政策、市场、融资、文化、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这六要素构成。国内对于创业生态系统也有相关研究，林嵩（2011）认为，创业生态系统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解释——宏观、中观、微观，分别从资源聚合、价值交流、平衡调节三个方面，对其内部的运营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高科技园区内的创业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中，肖勇军（2012）通过建立要素模型的方法，分析科技园创业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机制。模型包括无机体、有机体两部分，无机体包括创业环境政治、经济、社会 and 自然环境等；有机体包括政府、科技园区、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以及中介机构。